

江苏省社会科学资助项目

徐锴《说文系传》研究

古敬恒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江苏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徐锴《说文系传》研究

古敬恒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第 020 号

徐锴《说文系传》研究

古敬恒 著

责任编辑 崔权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8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

ISBN 7-5624-1190-5/H·93 定价 6.50 元

序

徐 复

余始治许慎《说文解字》，时在 30 年代初。听课之余，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日课，常翻检者，则二徐《说文》也。《说文》传本，唐末因遭兵燹，殆于荡灭，幸赖李阳冰缮写修订，得以流布。然其改定《说文》，每每私出己见，后之读者多有訾议。至五代末，广陵徐铉、徐锴兄弟研治《说文》，世称“大、小徐本”，而弟锴字楚金，所著《说文解字系传》尤为学者所推重。余著《徐铉徐锴兄弟合谱》详言之。楚金忧愤早卒，后人评其书者：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称其“援引精博，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元陶宗仪《书史会要》谓其“畅许氏之元旨，正阳冰之新义，皆《说文》之羽翼也。”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亦云：“参而观之，字学于焉集大成，楚金真许氏之功臣矣。”以今观之，其全面校订、注释、研核之功，传于众口，其有裨学术文化，岂浅渺哉？至其运用“因声求义”法求证词义，并最早提出词义引申，皆对后来学者甚有影响。逮至清乾嘉盛世，朴学大兴，《说文》蔚为显学，大徐本因受诏校订，受到重视，而小徐本转就湮没，此不学之过也。王念孙疏证《广雅》，屡引《系传》，亦足见其景仰之深矣。

古君敬恒，幼承家学，即识治学门径。60 年代初从余游，治文字音韵甚勤，发为文章，多有心得。去岁来宁，知其专治

《说文系传》，积稿盈尺，谓将整比为《徐锴〈说文系传〉研究》一书，以申楚金全书义蕴，甚盛事也。今岁秋季开学，敬恒挈书稿来，余观其书，材料翔实，分析入微，其符合鄙怀者有三事，兹胪陈之。

1. 突现徐锴研究之方法。作者提出：全书结构上实行主体阐释与专题阐释相结合之方法，既有《通释》三十卷，又有专题研究十卷，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其主干部分，采用形音义综合阐释法，针对被释对象的不同特点，从具体材料出发，或析形，或释义，或注音，或音义兼释，或形义并说，或形音义三者通释，不拘泥于一种形式，显示出灵活性。其具体方法，为析文解字，探求汉字构形理据；溯源穷流，解说古今用字之例；古今对照，阐述语言递嬗之迹；借音求义，推索事物得名之由；博引经籍，全面释证汉字形音义的出典根据。此其方法之可述者。

2. 揭橥词汇研究之成果。他提出：楚金针对《说文》释义概括性较强的特点，着力揭示词在使用状态下的意义，多侧面展现该词义的具体内容。如：《说文》：“铎，器也。”以“羹器”说明其类属；又如《说文》：“藟，艸兒。”以“草相次”说明其特征；再如《说文》：“饜，铁朽也。”以“所以泥也”说明其作用，等等。其独特释义常为近现代古文字学家所承用，为解决古文字的诠释发挥了作用。徐锴还活用传统训诂学术语，全面阐发了词义引申条例，实属创始之举。书中以“今谓”表明后代产生的引申义，例如：《说文》：“爨，炊，火者谓之爨。”锴曰：“今谓豆不烂为爨豆。”还以“通谓”指出扩大式的引申义，如：《说文》：“腍，脯也。”锴曰：“通谓储蓄食味为腍。”又以“言”解说词义由实变虚的引申。《说文》：“翩，疾飞也。”徐锴在引用魏文帝语

句后说：“言疾速也。”再以“又”说明产生时代较早的引申义。《说文》：“遇，逢也。”错曰：“又诸侯冬遇天子也。”更以“故”指出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逻辑与事理联系，今称“相因引申”。如《说文》：“裔，衣裾也。”错曰：“衣边也，故曰四裔。”从上面的例证来看，可以说：徐错是全面研究词义引申的最早杰出的学人代表，他的一些论述，常为后来段玉裁所吸收和引用。《系传》释义时还保留了大量的中古和近代词义，从而为该时期的词语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余读《文选》任昉《奏弹刘整》：“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范臂。”“查”字李善无注。《系传》“彘”下说：“举手查范臂，当用此字。”彘为叉取，义训正合。他如：“霍忽”、“放晴”、“儻慨”、“奇零”等，现行辞书书证时代偏后，可据以提前；又如：“网旗”、“床棹”、“袖缴”、“屏净”等，为现行辞书所未收，可据徐书酌立义项。《系传》归纳古汉语同义词 68 对，从方式、性质、状态、方位、等第诸方面加以辨析。《系传》还运用“因声求义”法，寻找词与词的联系，为同源词的系联归纳奠定了基础。

3. 指出徐错文字研究之贡献。《系传》提出“六书三耦”说，根据字类形体结构的不同特点和意义的虚实，把“六书”分为三组，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六书”的内部规律。他是“形转说”的实际提出者。在字形分析中，他突出了指事字与会意字理据的阐发，丰富了“六书说”并有所创新。他还对《说文》古文、籀文以及各种文字现象，运用不同术语加以分析，从理论与实践上为人们掌握上述文字现象提供了管钥作用。他还用较多篇幅纠正了李阳冰释字中的不少谬误，从而对正确阐释许氏《说文解字》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的说来，《系传》经过作者的悉心钩稽，结论是可信的。

此外,他还对《系传》引经情况作了梳理,对《系传》所涉及的校勘问题、音韵问题,以及其对汉民族文化所做的阐释,均以详密材料给予评介。最后,全面引用前人评价,以历史唯物论观点论证了《系传》的得与失,立论是公允的,应该说是研究徐锴及《系传》的一部富有特色的专著。近年从游诸君,英才卓犖,均有专著问世,蜚声语坛,余甚乐之。敬恒好学潜研,多有新解,每文成示余,未尝不称善。相期奋励孟晋,再创辉煌,余切盼之。

1995年10月8日于南京师范大学

序

赵振铎

南唐徐铉、徐锴是中国学术史上《说文》学的两位很有影响的学者。徐氏兄弟的《校定本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系传》是研究《说文解字》的两部重要著作，世称“大、小徐本《说文》”，自问世以来，久为学者所推重。徐锴的《系传》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陈振孙曾誉为“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直斋书录解题》语）。可见是书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之高。逮至有清一代，汉学大兴，研治《说文解字》的学者甚多，徐铉的《校定本说文解字》在这一时期备受重视，相反的，徐锴《系传》不仅大受冷落，而且贬抑之词也不时见诸当时学人的论著。对这部著作研究的人不多。

本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系传》又重新受到了重视。人们发现这部书实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语言文字之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陆宗达先生曾经指出，徐锴是最早提出意义引申的学者之一，周祖谟先生认为：徐锴采用的因声求义的方法，对于清代训诂学家的影响极大，尽管他们不这样说，但是就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事实的确是如此。张世禄、王力两先生分析了徐锴《系传》里面引用的朱翱反切，揭示出其音韵特点，也多有创获。

古敬恒先生专治《说文解字系传》，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

基础上又有新的发现。已经发表的多篇论文，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最近他又将自己多年的心得写成《徐锴〈说文系传〉研究》，全面地展示了这部著作的价值。对前人不曾涉及的“六书三耦说”，《系传》所阐释的文字现象，《系传》论述的同义词和同源词，都给予了新的解说。对徐锴引用的典籍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耙梳整理，书的最后还从民族文化积淀的角度考察了《系传》对古代物质文化生活、典章制度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叙述，更增加了这部著作的现代气息。

国外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论著，在评价中国语言学取得的成就时总显得隔膜，这固然和我国古代文献的文字障碍很大，难以读懂很有关系，我国学者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对语言学要籍介绍不够，对古代语言学遗产发掘的不深，也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敬恒先生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研究《系传》的力作，而且可以弥补我国语言学史研究这一空白。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多这样的研究成果问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语言研究的民族传统就能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接受。

敬恒先生是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古德夫教授的哲嗣，幼承家学。80年代又游学于殷孟伦姑丈之门，潜心好问，学有所宗。日前远道来书，嘱为大作《徐锴〈说文系传〉研究》写序，我们是同辈中人，自然难却这番美意，遂欣然命笔，记下作为一个读者阅读了这部书的一些随感。

1995年10月5日于四川大学桃林村

目 录

徐 复先生序

赵振铎先生序

第一章 绪 言	1
第一节 徐锴生平与《说文系传》的写作动机	2
第二节 《说文系传》的内容与版本	6
第三节 徐锴论《说文》体例	8
第二章 《说文系传》的阐释方法	14
第一节 概 说	14
第二节 一般方法	15
第三节 具体方法	24
第三章 《说文系传》与汉字	40
第一节 “六书三耦”说与汉字的形体分析	41
第二节 《说文系传》所阐释的文字现象	60
第三节 徐锴对李阳冰释字的评析	84
第四章 《说文系传》与汉语词汇	96
第一节 《说文系传》对《说文》释义的阐发与补正	96
第二节 《说文系传》所述词的引申义	115
第三节 《说文系传》里的中古汉语词语	130
第四节 同义词与同源词	150
第五章 《说文系传》与汉语音韵	172
第一节 《说文系传》的注音简况及音系基础	172

第二节 《说文系传》所见徐锴的语音观点·····	179
第六章 《说文系传》与校勘·····	185
第七章 《说文系传》引经考·····	196
第一节 《说文系传》引用经籍的考察·····	196
第二节 《说文系传》引用经籍的作用·····	202
第八章 《说文系传》中的汉民族文化积淀·····	211
第一节 《说文系传》与古代物质文化·····	211
第二节 《说文系传》与古代制度文化·····	216
第三节 《说文系传》与古代精神文化·····	225
第九章 后人评价与《说文系传》得失论·····	231
后 记·····	240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绪言

汉字的产生,其来尚矣。距今六千年前,结绳与八卦哲理的启迪,原始图画母腹的胎动,促成了汉字萌芽在仰韶文化陶皿上的出现。其后,成系统的汉字由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到小篆,又历经千余年的分化合流、形体嬗变,最终走完了其古文字阶段的全部历程。

秦汉隶书开辟了“今文字”的新纪元。隶变后的汉字形体巨变,初始的表意性受到冲击,西汉今文经学家出于私利与无知,又对它肆意曲解,汉字构形的理据难以正确阐释。这一切,激起了东汉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的义愤,促使他奋发写作《说文解字》,决心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为己任,将汉字构形含义的奥秘昭示天下。

公元100年,《说文解字》写成。公元121年,许慎之子许冲将其进献朝廷。《说文》成为汉语文字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以小篆为质,兼及古籀,全面分析了9353个汉字的形、音、义,揭示出每个字的造字初谊,形成了有体系的字义说解,在文字、训诂、声韵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建树,“成为一部研究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系统的专著。”^[1]段玉裁曾经赞许说:“无《说文解字》,则苍籀造字之精义,周孔传经之大旨,埋蕴不传于终古矣!”^[2]

《说文》问世之后,立即受到当世注释家的重视。郑玄注

《周礼》、《仪礼》，曾援引其书以阐释词义，应劭著《风俗通义》，晋灼注《汉书》也都加以称引。其后《说文》学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魏晋以降，一方面出现了《古今字诂》、《字统》、《字林》、《玉篇》等祖述、仿制《说文》之作，也出现了《匡谬正俗》、《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以规范汉字为宗旨的“字样”之作，但另一方面，有关《说文》本身的阐释和研究工作却显得相当薄弱。据黄侃先生研究，《说文》问世后，一直传习不衰，唐代以前于史籍可考者，约有十多人^[3]但基本上仍停留在引用和增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阐释和研究。唐代经安史之乱，典籍严重散佚，《说文》之学逐渐衰落，虽有李阳冰刊正《说文》并附以新说，但他有时“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徐铉语），而且其书后来也散失殆尽。《说文》之学前途惟艰，命运堪忧。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传承与昌明，时代呼唤着《说文》之学的振兴与繁荣，这个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五代后唐学者徐锴等人的身上。

第一节 徐锴生平与《系传》的写作动机

徐锴，字楚金，广陵人，生于后梁贞明六年（920年）。仕南唐，起家秘书郎，后主时迁集贤殿学士，终内史舍人，卒于宋开宝七年（974年）。平生著述颇丰，今存《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说文解字篆韵谱》十卷。《说文系传》为其代表作，此书对《说文》作了全面的阐释和发挥，在文字、词汇诸方面具有独特的建树，开辟了《说文》综合研究的道路。“徐锴也堪称文字学史上全面系统研究《说文》的第一位学者。”^[4]因而《说文系

传》问世后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宋祁称：“其所考据，以今所得校之，十不及其五六，诚该洽无比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援引精博，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清人钱曾赞曰：“参而观之，字学于焉集大成，楚金直许氏之功臣矣。”^[5]

全面客观地评价古代文字学家，应将他放到汉字学发展史的历程中加以考察，看他较之前人和同代人多做了些什么，贡献何在，从而确定其学术地位。徐锴既然是全面系统研究《说文》的第一人，那么，他是怎样阐释与研究《说文》的？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成果怎样？还有哪些不足之处？这都需要加以探讨和总结，从而为建立新的汉字学史提供可靠的材料。

《说文系传》在唐五代之交出现并非偶然，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它的产生固然要依赖于作者的天赋和勤奋，但同时也离不开时代所提供的学术条件和学术氛围。

从时代来看，有唐一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经济、文化都有惊人的发展。经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异彩纷呈。文学上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影响世界的大诗人，以及韩愈、柳宗元及其古文运动，产生了唐诗、传奇小说、文人词、变文等新的文学样式，经学训诂学则出现了孔颖达、颜师古等著名学者和《五经正义》、《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等学术名著，形成了极其丰厚的学术积累。文学的繁荣、佛经的翻译、变文的诞生，加速了中古以来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趋势，推动了语言的发展。语言需要文字学的同步发展以与之适应，于是有了“字样”之学的兴盛，有了李阳冰的刊定和研究《说文》。可惜由于唐代后期的战乱，文字学的发展受到了遏制。这样，全面校订和研究《说文》的任务只有顺延到稍后的徐

氏兄弟和宋代学者身上。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另一方面，《说文系传》的写作自然要凭借作者自身的学术条件，而徐锴恰恰充分具备这些条件。据陆游《南唐书》记载：

“徐锴字楚金，会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风流淹雅，故唐乾符中进士，后仕至光禄卿、江都少尹。二子铉、锴。遂家广陵。

“锴四岁而孤，母方教铉就学，未暇及锴，锴自能知书。稍长，文词与铉齐名。升元中，议者以为文人浮薄，多用经义法律取士，锴耻之，杜门不求仕进。……元宗嗣位，起家秘书郎，齐王景达奏授纪室。时殷崇义为学士，草军书，用事谬误，锴窃议之，被诬，贬乌江尉。岁余，诏还。授右拾遗、集贤殿直学士。论冯延鲁有罪无才……重忤权要，以秘书郎分司东都。然元宗爱其才，复召为虞部员外郎。

“锴凡四知贡举，号得人，后主哀所制文，命为之序，士以为荣。锴酷嗜读书，隆寒烈暑，未尝少辍。后主尝得周载《齐礼仪》，江东初无此书，人无知者，以访，锴一一答对，无所遗忘，其博记如此。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学，故所籀书尤审谛。每指其家语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后主尝叹曰：‘群臣勤其官，皆如徐在集贤，吾何忧哉？’李穆来使，见锴及铉，叹曰：‘二陆之流也。’

“开宝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赠礼部侍郎，谥曰‘文’。著《说文通释》、《方輿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及他文章凡数百卷。”

徐锴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多次触忤权贵，仕途上并不得意，这使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学术。家学渊源，天性

颖悟，嗜学苦读，造就了徐锴深厚渊博的学术功底，使之成为一名蜚声士林的学者。精通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又为《说文系传》的写作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更难得的是他具有十分可贵的学术责任感和强烈自信。他在《祛妄篇》里说：

“《说文》之学久矣。其说有不可得而详者，通识君子所宜详而论之。楚夏殊音，方俗异语，六者之内，形声居多。其会意之字，学者不了，鄙近传写，多妄加‘声’字，笃论之士，所宜囊括。而李阳冰随而讥之，以为己力，不亦诬乎？自《切韵》、《玉篇》之兴，《说文》之学湮废泯没，能省读者，不能二三，弃本逐末，乃至于此。诂诵逾远，许慎不作，世之知者有可以振之可也。前代学者所讥文字盖亦有矣，中兴书阙，不可得尽，此盖作者之冠冕，而后来之妄。”

从上面的自述可以看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在激发着徐锴的写作冲动，并转化为他写作《说文系传》的直接动机。一方面他痛切地感受到《说文》之学的衰微，经过唐末战乱，“许、李之书仅存于世，学者殊寡，旧章罕存。”^[6]且已陷入“能省读者，不能二三”的窘境。振兴学术的高尚动机驱使他挺身而出，承担“知者”的责任，举《说文》而“振之”。另一方面，是他不满于人们不晓汉字构形的深意，将不少会意字误释为形声，而李阳冰所发明的新说，又多“诬妄”之处，因而匡正时弊，纠正谬说，也成为他写作《说文系传》的一大动机。这与当年许慎奋发写作《说文》，以纠正“俗儒鄙夫”“人用己私，是非无正”的混乱局面，真有某种相似之处。《说文系传》的写作应当说达到了作者预设的目的。当然，从今人的眼光看，徐锴写作《说文系传》，全面校订、研究《说文》功不可没，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系传》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即如他对别人“妄加声字”的批

评也多失当,对此,既不必替他讳言,也不应对他苛责。

第二节 《说文系传》的内容与版本

《系传》之作,作者自许甚高,他志在“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宏旨,正阳冰之新义,析流俗之异端。”^[7]考之全书,此言不虚。全书共四十卷。卷一至卷三十为“通释”,以许慎《说文解字》十五篇,篇析为二。凡错所发明及征引经传者,悉加“臣错曰”及“臣错案”以别之。“通释”解释和阐发《说文》正文,为全书主干。卷三十一至三十二为“部叙”,拟《易·序卦传》以说明《说文》540部相次的理由。卷三十三至三十五为“通论”,列出“天地、君臣、礼义”等110个专名,论述字义由来和构形含义。卷三十六为“祛妄”,对于李阳冰等异于《说文》的说解予以驳难。卷三十七为“错综”,旁推六书之旨,通诸人事,以尽其意。卷三十九为“疑义”,述《说文》诸部相承、脱误与小篆稍异之字,兼论“六书”与“五体”。卷四十为“系述”,犹《史记》之《自叙》,说明各篇著述的旨趣。由此可见,《系传》之作,内容丰富,构思博大,多所开创,是一部重要的文字学著作。

《说文系传》有不少版本。周祖谟先生在《徐错的说文学》一文中指出:

“《系传》前结衔书‘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是此书为初入官时所作……此编自上秘阁之后,传本极少,所以到宋时已不多见。今本出自苏颂所传,阙卷二十五,而以大徐校本补足,已非完书。现在流传的刻本有三种:一为清乾隆间汪启淑刻本,一为马俊良刻龙威秘书本,一为道光间祁雋藻刻本。三者以祁刻本最精。除此,又有清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及瞿氏